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海客日譚

王芝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海客曰  
譚

古吳李于  
尚署

譚

光緒丙子秋  
冬刻於石城

海客日譚

海上長風舟珍藏書

卷之首

目錄

卷之首

漁瀛臚志敘

海說敘

海客日譚敘

凡例

增凡例

緬甸語畧

英吉利語畧

滿刺加語畧

卷首總目

第一卷 辛未十月朔迄晦

由雲南騰越歷諸土司地度野人山至緬甸蒲甘作

第二卷 十一月朔迄晦

由蒲甘南沿大金沙江至英吉利屬步多工作

第三卷 十二月朔迄晦

由野繆歷印度紅海地中海大西洋至英吉利倫敦作

第四卷 壬申正月朔迄晦

由倫敦歷瑞典馬加法郎西意大理諸國至地中海作

第五卷 二月朔迄晦

由地中海還歷紅海印度海南海至七洲洋作

第六卷 三月朔迄五月朔

由廣東瓊州歷南海東海海濱諸郡縣至都門作

漁瀛臚志敘

漁瀛臚志華陽子石子著也子石子淡泊名利而服膺君子有愛己之心救物之能之言既謝定衝戎馬將取道野人山度鐵壁關越南徼遶西海復遵南海而東而北以朝於

闕廷舉凡所覩所聞所感所遇事無鉅細必臚志之有韻有不韻有文有不文既藉以祛羈旅之愁又可貢實於我中國之經世者非有意漁名若利也雖然子石子蜀人也胡漁於瀛漁瀛矣亦曷足志志矣何必臚是惡可不敘以昭之且夫古今如斯其久也寰宇如斯其遼漁人不計若干輩也漁之地不計若干所漁之術亦不計若干名居無恆產以漁替布粟者有之心厭華臚以

漁適性情者有之有稱海上釣鼈客者有曰網碧海珊瑚者要之術或不舍乎縉竹地或不逾乎江湖人則更不能忘懷乎名利子石子悉無當焉子石子竊願學君子人矣雖未逮其能心或與同亦豈忍輕試逾越海關之厚罰昧懷刑戒耶蓋今法弗昔似矣昔者關譏而不征今

國家仁威四被廣天下一家之心宏開海禁關山邊徼南北無譏五洲百國競來交市中國漁毫末者亦朝夏而夕夷而包藏禍心之徒因而重陷之使益憧憧往來卽禁之不勝其禁益假交市名周行中國膏腴要害之地悉志而獻諸酋欲伺間乘隙以謬逞其奸雖彼妄貪速敗我顧何可不豫爲之備耶彼能志中國我獨不能

志海表耶然而洋商海賈類不達文日惟漁利爲務安  
望其志也間有三二達文之士又欲矜奇誇譎以漁名  
安望其志之臚也前之志者率皆陳陳相因虛譎傳襲  
鮮有裨於實事今子石子幸承

國家之福不隕越於定衝戎馬間得善辭厥事駕一舸  
以漁天風潮汐之中非子石子漁瀛地與良筆也精墨  
也方廬長札也非子石子漁瀛術與人情之尙諱山水  
之險易風俗之誠澆庶務之得失或目有覩或耳有聞  
或遇諸身而感於心並漁而志之以貢於中國之經世  
者事惟求實疑者畧焉誠慮海遼而事實難詳漁海表  
久而事實多逸斯漁瀛志所爲著與其間每有抒懷狀  
景之言凡所以祛羈旅之愁使無損於漁人此躬乃能

且漁且志也臚之者欲漁叢而弗紊耳嗟乎石子石子之  
漁瀛也夫豈所願哉是亦不得已耳非所願自非漁乎  
名不得已自不漁乎利不漁利故得暇而志不漁名故  
無意銜陳文章而爲臚志也要本君子愛已救物之言  
而已庸有意漁名利乎哉

聖清同治十年九月廿八日子石子倚裝書於騰越軍  
中

海說敘

子石子既由西海濟於海東漁瀛之事於是畢臚志一書亦於是乎成頗出以示諸人愛我者咸慊然於是書之名以爲近於不謙也而阿所好者競面譽漁瀛臚志爲測海之針不計子石子之受與否亦不計是書之名當不當也間有拘陋之士見之竟大驚怪歎以謂大而無當不近人情之言子石子於是幡然自悔不復敢以示人惟慎藏行篋或憶舊游則一檢之繼思此書既在人間五百年後必不能終藏不令人見因易其名曰海說將歸藏諸家積焉而後乃今不謙之讓吾知免矣愛我者之慊然可滿矣雖偶一不慎而爲拘陋之士所窺顧見海說名必且大驚卻走亦省卻開卷幾許怪歎矣

嗟乎嗟乎大而無當者莫若海子石子自知是書必不免於不近人情之議又以書原游海而成故以海說名說也者言之不必其當之也後之阿所好者或欲以是書廣示諸人而不以海說名而仍曰漁瀛臚志子石子必爲厲以褫其魄蓋子石子已重敘其易漁瀛臚志名爲海說之故矣且爲之顯綴觀海說之法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觀海說亦有術必觀其不着墨痕處苟孜孜於字裏行間漫作無謂評騭愛我者必從而笑之曰此拘陋之士之伯仲耳去大驚怪歎者不過跬步請關卷疾走幸甚

聖清同治十一年九月九日書於京師宣武門南孫公園後槐花榭子石子

海客日譚敘

含生有二癖好兵法好譚瀛洲自入大學以還廣求二者之書讀之三十餘年癖日滋甚冀周游海內或得兼長二皆之人爲師卒亦不果乙亥秋客吳門遇黃君岱生與譚甚洽杯酒過從頻密朝夕頗憾相見之晚岱生亦同含二癖者也岱生之言曰世之自詡能兵者頗得而見之矣拙者每陋守成法不敢失毫髮於行陣之間巧者則空疎自騁每藉運用存乎一心之言以飾非不能兵而妄詡能兵皆忍人也惟子石王先生洵能兵者洵能以靈心運用成法者洵仁人也先生深惡妄詡能兵之人人或以能兵推先生必怒曰是何可輕言能學焉備我

國家萬一之用耳竊聞先生之論要在因時因地因人  
因事以制宜非精靈於此能有是論乎先生年才十八  
卽參戎滇西小試其經青緯黃之畧未幾去而航海畧  
舒其說山賦水之才與枯坐一室而肆譚九洲者有天  
淵之異焉言間以一帙授含題曰海說卽先生航海所  
著書也洵瀛洲之奇譚而能兵之畧亦隱露厓畧於其  
間岱生之言信不相誣也含喜二癖之占勿藥因索酒  
與岱生共讀帙長不可驟竟殷勤乞歸督諸書胥卽夜  
就燭下分鈔之鈔成焚香展讀覺含亦浮槎汪洋天風  
神潮彷彿相值蓋先生筆陣之深靈宏肆亦如天風神  
潮乍起乍落其蹤蹟莫可端倪使易筆陣爲兵陣爲我  
國家用夫豈有敵哉岱生之言信不相誣也轉憾岱生

授我此書何遲遲也既稔讀先生之書思見先生又曰  
滋成癖亟欲巾車北游而岱生爲言先生已於癸酉歸  
蜀中矣丙子春岱生以病卒含傷同癖之無人遂去吳  
門夏初旋石城山居枯寂惟日讀先生之書而思見之  
癖日甚旣苦不可驟療因念海內同含癖者必不止岱  
生先生此書惟岱生藏有鈔帙岱生客死其藏帙已并  
歸含岱生嘗言先生自謝年輕學賤必不肯自鐫其書  
以問世若含私秘此書同癖者將藉何藥以療忍不憐  
同病耶於是以前鈔付梨棗將遍療海內之同癖者焉  
是書初名漁瀛臚志繼名海說海說二字似近於諧而  
先生自敘又云愛是書者必不得仍以漁瀛臚志名含  
遂不揣淺近就含之癖譚瀛洲也暫名以海客日譚異

日幸得以師禮謁先生始商請定名焉惜不及於吳門一商於岱生也惜岱生不及見此書之鑄成也岱生蓋嘗欲鑄此書而難於資含今幸得此書鑄之而附以名含固未見先生者較岱生嘗與先生見乃不得鑄此書抑何幸也岱生以壬申夏秋間見先生於都門先生時年十九今計二十三歲先生自能益深於學則其來之日爲

國家籌海治兵之用方永獨是含開歲已五十四矣恐不得入蜀中執弟子禮於先生左右遂先犬馬填溝壑則此癖終不可療故於敘是書也傷岱生復自感焉或者天憐含癖是書成使先生先見之亦憐含癖文旌惠然指石城則含幸億兆矣會築禮石樓釀旨酒以待時

光緒二年嘉平月中浣心香弟子王含百拜謹敘

卷首  
敘

六